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

左編

纂類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長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彘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家。曳爨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爨再宿而灰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歡自隊主轉爲國使。至洛陽，還傾產以給客親。故性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彞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寧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
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秦脩圖之不果
而逃爲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
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
之奇也貴乃爲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
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訪時事歡
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
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討奸臣清策勳勳

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奉
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爲親信。都督四年。魏明
帝銜太后嬖臣鄭儼。徐統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
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
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
遂立孝莊帝于恆。歡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日
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
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
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
飲。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永安三年時

知其不可
為

其義同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
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
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
以北歡聞之大驚，使孫騰偽賀兆，兆因密覘孝莊所在，
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
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暉，改元建明，封歡為平陽郡公，及蠕蠕費也頭紇豆
陵步藩，通晉陽，兆徵歡，歡往，迨遯，辭以河無橋，不得
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
有謀逆，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

借兆破海

亦不能禁
英雄莽莽
之言

日盛飛又請救于歡歡內圖飛復慮步藩襲後之難
除乃與飛悉力破之步藩死飛深德歡書爲兄弟時
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其執朝政天光據關
右飛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之葛榮衆流
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飛患之問計於歡歡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
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飛曰善誰可行也賀拔
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
叔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

下問上請殺之。飛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飛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袒，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井州市搃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飛而樂歡，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飛以并肆頽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殺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飛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爲。飛曰：香次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

得乃

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飛左右已受歡金因謂
紹宗與歡有隙飛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
出溢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飛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
王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飛自陳
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投刀引頭使
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
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

種人

復出此言。飛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射景伏壯士，欲執飛。歡驚覺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飛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飛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飛隔水肆罵，馳歸晉陽。飛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出滏口，倍加約束。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歡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

度律用
敬不私用

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康歡乃自節閔帝封歡爲勃海王徵使人覲歡醉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詐爲書言爾朱毛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射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泣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歿後軍期又當死配國入又當歿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王。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或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求生唯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朗爲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衆十萬。歡用竇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

拔勝諭飛飛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哨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飛，說之。飛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飛於廣阿，俘其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鄴。相州刺史嬰城固守，歡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鄴城，據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飛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鄴。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

况爾朱垂責歡背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屯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屯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屯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宇文泰爲左丞相時凶蠢旣除朝廷慶悅旣而歡至洛陽廢節閔及中典主朗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旣卽

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爲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左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爾朱垂雖覆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窠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傑皆屬心于公願效其知力公以羣山爲城黃河爲壑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閉函谷奈何縮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

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還鄴，魏主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魏主醜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則曄歡帥師北伐，爾朱垂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噬。今日京師寵甚，必搆禍隙，歡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垂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垂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垂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竇

秦奄至飛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
飛自縊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
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
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歡以
其助亂且數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
與將軍王思政構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
歡患賀拔岳疾莫陳悅之彊右丞相崔嵩曰嵩能間
悅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悅既得崔嵩之言果誘岳
斬之岳衆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秦隴魏以泰爲
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令殺其弟
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
勅書於袍領，遂來奔，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
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
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
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
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竝以
來奔，稱魏帝擗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
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
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

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邱珍奪其
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
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雋拒
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
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戾進
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
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
伐歡恐部署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竊
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潛勅兵馬

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擬兵四萬從來遠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竇泰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背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歡去，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并條，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倖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

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遠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
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玉深冀彼此其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舍卒向彼致
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
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
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
如王誓皇天后主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
應之故慕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
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念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庠狄于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恠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恠。問之者寧能不疑王。

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
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
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
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
辱蓋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
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
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
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
拊膺，不覺獻歎。初歡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
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請遷

都魏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乏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

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爲北伐。經營歡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未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道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以合結作
垂者可垂

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成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
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歡兵至。即日
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已酉。歡入洛。停於永寧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
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就寵。急便竄失。臣節安
在。遂收儀。同叱列延慶。僕射辛雄。尚書崔孝芬。散騎
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乃
與百餘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
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
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秋立身節

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旨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
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
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
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
之是爲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爲二歡以孝
武旣西恐道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
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
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
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
三人平原公主明川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

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疽。泰立南陽王。賣矩是爲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太守裴俠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廵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縱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

歡失利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
聲言欲保隗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
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
首長安。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
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刃。折乃得免。泰亦引軍
還。高昂自商山轉鬪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
流矢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劄甚。曰
恨不見季式。作刺史。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
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
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

而還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大師八月秦帥李弼等討
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爲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歡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
南時關中饑秦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
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歡
長史薛琰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黑獺何憂不降
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
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

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熊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豕死生在此欲歿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隱身鞍甲
赤衣內腸
奇哉

河非衆所欲，獨耻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臨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罷之兵，邀其走路。泰遣連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營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開泰至，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慄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歡大敗

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計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曰。歡欲因泰新勝而驕。往取之。歡不從。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

進夜遇李弼達武奚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傳其衆送恒農泰進軍遼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邛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王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昂

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微聞
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昂太師恭賞殺高昂
者布絹萬段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朱顯等虜甲
士萬五千人赴河成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侯普尊老
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
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渡橋洛獨勒兵不動
謂魏人曰万侯洛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
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
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
信等居右趙貴等居左戰竝不利又不知魏主及恭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儀同李虎等爲後軍見信等退
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守金
墉王思政下馬舉長梢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
陳旣深從者盡歿思政被重劍悶絕會日暮敵亦收
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
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裹劍扶思政上
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
以備倉猝祐怒曰水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
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
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

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
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
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
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恭攻拔之誅其
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恭於弘農夜見恭恭曰承先
爾來吾無憂矣恭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
恭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恭
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恭留王思政
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
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劫關

中大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雒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罷受委於此以灰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閔卿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蟻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

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
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
泰至莫不悲喜大同九年正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諸軍以應仲密至洛陽
三月圍河橋南城歡將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
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
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
遂獲全歡渡河據邛山爲陳黎民泰軍與歡軍遇東
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
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使

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秦秦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死之敗舉亦將下者三噤齡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今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秦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

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見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槩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槩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徵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鬣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

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在此，中必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涓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

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
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
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
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
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
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
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
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
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
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

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章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命。每侍宴，伏俯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偽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糺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忝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忝兄洛生忝以家
免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

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秦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
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
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
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秦謂
岳曰。今天光尚逃。悅未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
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
不遂。岳大喜。卽令秦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
秦輕騎爲前鋒。追至葦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
臺。以秦爲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旣除爾朱氏。遂專

朝政恭請往觀之。以恭非常人，將留之。恭說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歎，乃悔發。上驛千里，追恭至關，不及而反。恭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岳大悅。復遣恭請關謀事，密陳

其狀魏帝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
西次平涼岳以夏州好者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
衆皆舉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
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歎附而曹
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
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爲憂候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
遂與悅俱討泥一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
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
屬趙貴言於衆稱泰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而奉之太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秦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秦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徽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秦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秦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王基勞秦，秦不受命，泰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景不屬，乃遣之。時斛斯椿在秦，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放之泰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歡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原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劫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毘還泰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承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

帝因詔恭爲大都督卽統賀拔岳軍恭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詐爲詔書與恭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恭恭表奏之魏帝因問恭安秦隴計恭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恭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兒子遵爲都督鎮原州恭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恭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

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卽輕騎數百趣
畧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
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山軍
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
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追悅至
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
皆以賞士卒。臺殿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
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失悅。歡聞關隴。尅捷。遣使於
泰。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
志。故魏帝深伏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

泰并示之謀信

督梁禦率步騎二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
帝進泰侍中關四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
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
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
意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羆率
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
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
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
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
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

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豪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

殺

宋恭德

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魏帝進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爲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王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來降。未幾，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潁川垂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椎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無鹽孿腫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其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款延而禮之澄改潁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浙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爲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援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
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爲行臺潁川置州遣將鎮守
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恭令從
猷策思政固請恭乃許之至是恭深悔之以侯景所
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是年盜殺高澄十
六年恭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
講閱戰陣馬畜糧糗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
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恭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
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恭聞其軍容嚴
盛歎曰高歡不滅矣會久雨膏產多成乃還二年尚

書元烈謀殺泰事泄泰殺之魏主自元烈之歿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切以諸壻爲心膂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侄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纂類

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
溫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
在蜀諸鎮會岳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
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朧說溫曰
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
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

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自黃巢死。奏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旺。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承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充

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
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晁而樂聲不輟晁不意
兵之至也充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宗權與晁夜走出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
遣張晁攻汴全忠聞晁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晁兵
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晁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
毋與之鬪也巳而晁見珍在後果止卽馳還全忠令
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晁止
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
出斷晁軍爲三而擊之晁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晁

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
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
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
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
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
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
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
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真其
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
而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

至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歿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諭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雁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

古敗博于呂梁。漢西牙將申業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執璠，淮西留後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滌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滌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滌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滌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兵三千屬濬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旣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涇水。

擒克用子落落。遷于。遷。殺之。鳳翔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兗州。朱建勳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從周亟返兵。至于泝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兵叔瑒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鵝堤。大敗之。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

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郃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爲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輒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真、邠寧王行瑜等皆遷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特而近因特以爲助，夫等與胤計事，宦者屬_{特而愈近}，特而愈近頗聞之，乃遷美女，特而愈近送宮，特而愈近嬖佞伺察其實，久之。

岐郿方強
其在豈可
不備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卽以岐郿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二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

高拱故事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上日濮王長胤承
全忠密旨利祚冲又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
加全忠守太尉克副元帥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
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
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
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
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
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
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
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

復前來之比。臣得遠取及成，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
厲。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
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
皇城使，蔣玄暉克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
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
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旣執朝
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伴則數生，破國亡家在
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
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
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械，日夜不息。及朱友

倫、滅、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
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誰、問、君、臣、請、誅
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
判、左、三、軍、事、克、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
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燦、並、同、平、章
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
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
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
兒、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
本、妻、姜、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真、曰、

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別。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騎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纏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延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汾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

與勳長又
酒同

呼萬歲朕不復爲汝王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
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
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
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
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
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
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危以飲
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
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軍以

韓建爲佐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因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百官發來問月丁卯車駕發陝王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開祐之司天監王暉晉國夫人可

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憇於穀水自崔胤
之歿六軍敢亡惧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三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帷盡縊殺
之豫選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爲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行使以章震爲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以壯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真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揚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彼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吏太等百人

差

一叩官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殺逆宜立暉王祚爲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天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妙
捩逆亦像
不得一死

伏梓官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計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反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竄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伐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醉醜悉縊殺之，投尸池中。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聚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聚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

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堦曰：「廷範勲臣，幸有方
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堦之不下，全忠聞之，謂
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六純不入浮薄之黨，觀
此議論，本態露矣。」堦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二人
皆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
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
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
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
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
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

爲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州刺史自餘或
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
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
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
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
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
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
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
人謂之鳴梟全忠嘗與徐鉉在八尋客坐於大伽之下

不違尉厚
且匪乎死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
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青生輩好順口玩
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
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
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
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全
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
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
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
死妙用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

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蹶忿尤甚。全忠曰。汝曹巧迷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璨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會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意。玄

啣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諧
玄暉去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宮夜晏對太后焚香爲
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建武
擊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且徵院事全忠三表
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
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赦罷
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
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害太后于積善宮
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延範於都市璨臨行
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

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
堅諸鎮之心既而滄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
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
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
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忠者皆以翼戴唐室爲
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
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
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
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
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

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踐諸大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楊涉子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乃吾族。全忠遂篡位。與漢蔚等宴於玄德殿。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怒。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賊唐家三百。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宮滅族。奚以博爲。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酖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徧。全義子總祚不勝憤耻。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母亳州管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友貞。初張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歿。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勅。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勅以于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

至寢殿待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乃出於背友珪自以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劫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溥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友百官以取悅下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使朱友諒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緣起宮

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待衛諸軍使韓勅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

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友謙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縢。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鄂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

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乎？或月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侯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

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
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
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
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
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
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
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
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
散牛章杜曉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
被傷至輔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蕭大梁迎均王王

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傅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道欲刀刺殺之一市

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去
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
誅死其麾下兵悉謀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
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
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燕
智遠起兵太原卽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
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
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
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
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

浣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
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
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
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
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
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
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
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
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
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

尺困難賞
文端

予自焚死思縮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
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
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
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
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
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
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
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
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
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旣平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昵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
性貪鄙專事聚斂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
爲賓客得銀數銖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
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
見卽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
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
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
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
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
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日。以內制外。願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咸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殉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庸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咸。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劔。安用毛雞。三司使王章

日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
正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
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恣肆
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
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
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劔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
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卽上馬
去邠與之聯轡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
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
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諾之曰

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告閹胥卿胥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齋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錡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

建但使人守祀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
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
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
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
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
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
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
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
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
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威乃留其養子
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友
食得詔捨七節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若
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
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
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爲孺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
晉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
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
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
等不忍殺臣逼臣請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

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
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
渰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論之曰聞侯令
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
詔吾死不恨昔日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
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
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
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
還官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
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弑蘇逢吉閹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
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並夕獲劉銖李洪建
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銖誅威家屬威入京師銖妻
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
應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
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
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
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
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
家屬何如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本業等赦其妻子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

與峻議立贊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訪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呼萬歲震怒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好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論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
夕崇威密誘令起令起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
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
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
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
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
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
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
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
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

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威弒湘陰公贊劉崇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三州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汴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敕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數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弊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咸立四年卒傳其養子榮是爲世宗北漢竊聞太祖晏駕其喜謀大舉入

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感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書聞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斧馘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徵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櫜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永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瑒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間推主軍者。釋趙晁之囚。歐陽修曰。世宗爲人
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
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
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
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
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
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
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
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
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倖倖一勝於倉卒。殊不

知其精隨窮戰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